

評書「聊齋誌異」選集

第一集

王 者

陳士和講述



評書《聊齋誌異》選集

第一集

王 者

天津市文化局劇本創作室編輯
天津市文史研究館

陳士和講述 江虹整理

天津人民出版社

評述「新軍建軍」運動 第一集

王 著

天津市文化局本館作編
天津市文史研究館

何 遲主編

陳士和講述 江 虹整理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錦州道大號)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 001 號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

開本 787×1092 1/32 日張 1 13/16 字數 41,000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三月第六次印刷

印數 116,471—146,470

統一書號 T 10072-62

定價(5) 0.14 元

編輯例言

一、評書「聊齋誌異」選集是根據已故著名評書家陳士和的講述稿整理而成的。

二、陳士和的評書「聊齋誌異」共有五十個節目，但講述稿保存下來的只有十四個，在可能範圍以內，這十四個節目將全部輯入這部選集。

三、這部選集出版以後，希望既可以作為廣大羣衆的通俗文藝讀物，又可以作為評書演員演出的參考脚本。

四、整理工作主要按照以下的三個原則：

(一) 能不動者不動；能少動者少動；必須改動者則予以改動。

(二) 儘量突出原作涵有人民性的部分。刪除帶有封建、迷信和宿命論色彩的部分；刪除其中某些不健康的趣味和不合理的部分。為了使作品完整，必要時在情節和人物性格的刻劃上，也做一些增補的工作。

(三) 刪去冗贅重複的部分，並進行語言文字的整理工作；一方面保留作為口頭文學的評書的原有風格，一方面儘量使其簡潔精鍊，便於閱讀。

五、我們力求以嚴肅審慎的態度來對待這一份口頭文學的遺產，但由於能力所限，一定會有許多不够妥善的地方，希望各地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追悼評書家陳士和（代序）

何 遲

評書家、傑出的口頭文學家陳士和於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六日因病在津逝世了！這是我國曲藝一個不小的損失。

陳士和生於一八八七年，原籍是浙江省紹興縣人，但世代寄居北京。父親是一個抄寫公文的文章，收入不多，因此家庭生活很苦。陳士和自幼富於正義感，十五歲時曾參加義和團運動。義和團失敗後，家庭生活更困難了，只得去作一位廚子的小廝來養身餬口，一連幹了好幾年。這幾年當中，陳士和常常偷空兒去聽評書，從此熱愛評書藝術。到他廿幾歲時，索性拜了張智蘭爲師，以說書爲業了。

張智蘭是一位落第秀才，精通古文，善於逐字逐句講解「聊齋誌異」原文，羣衆倒也愛聽；但他很保守，對學生輕易不肯傳授一句。陳士和在師父那裏學不到東西，就想法去偷學田嵐雲、雙厚坪等名評書演員的藝術，來充實自己。由於他的刻苦鑽研，竟獲得了大大超越過張智蘭的成就。張智蘭不過是解說蒲松齡的筆記小說「聊齋誌異」罷了，而真正的評書「聊齋誌異」是從陳士和說書後才有了的。

陳士和的評書，以蒲松齡的原作爲基礎；他忠實於原作，而又不拘泥於原作。他發展了原作中的人民性和藝術性。蒲松齡提供了許多人物的性格，提供了情節和細節描寫；陳士和又把

這些東西更加具像化了，描寫更加細緻了，更加生動了。比如「王者」這個段子，在蒲松齡的原文上不足八百字，經陳士和進行了二度創造以後，發展成爲能講述五小時的口頭文學，就是刪掉講述中重複瑣碎和某些不妥部分，也能整理出三萬字左右。那麼陳士和怎樣把八百字的筆記小說發展成爲三萬字的評書創作呢？

第一：他是以自己的切身生活經驗豐富了小說中的人物性格的。他在評書「聊齋誌異」中所描寫的人物，其實是他見到過或聽說過的實生活中人物的概括和集中。

第二：他把讀者閱讀「聊齋誌異」時所發生的許多聯想和頭腦中所浮現的形象，轉化爲豐富的語言和動作了。他就以這種豐富的語言和動作，大大地充實了評書「聊齋誌異」的情節和細節描寫。因此，評書「聊齋誌異」就很生動，具體，引人入勝。如果把評書「聊齋誌異」記錄下來加以整理，那麼它就不僅是一部能看的書，也是一部能說的書。

評書和筆記小說是迥然不同的兩種藝術形式。

第三：他是以豐富的民俗學的知識，具體的闡明了蒲松齡原作中的許多特有的事物的。而這許許多多詳盡的解釋，都是原作中所沒有的。

第四：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在沒有讀過古文的人看來是很難看懂的，而記錄下來的評書「聊齋誌異」就是粗通文字的人也可以看懂。但這並不是說陳士和僅僅把蒲松齡的文言「聊齋誌異」翻譯成白話文了，而應認爲是陳士和進一步對古典文學名著進行了豐富，發展，和通俗化的工作。因此，評書「聊齋誌異」就又有別於白話「聊齋誌異」。

評書「聊齋誌異」是口頭創作，是能表演的朗誦小說，是「獨角戲」的演出脚本。陳士和

是以評書形式改編、註釋、導演、演出蒲松齡「聊齋誌異」的傑出口頭創作人才和優秀的演員。他這部內容與形式達到相當和諧程度的評書「聊齋誌異」，在口頭創作中，應算是一部有價值的作品。

民間流傳的神話、傳說、故事，由蒲松齡搜集起來加以創作，成為筆記小說「聊齋誌異」；陳士和加以再創作，成為評書「聊齋誌異」。評書「聊齋誌異」的創作，是在廣大人口頭創作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這也就是四十年來觀眾所以喜歡欣賞評書「聊齋誌異」的原因。

筆記小說「聊齋誌異」有四百卅一段，而評書「聊齋誌異」只有其中的五十段；但這五十段中絕大部分是「聊齋誌異」的精華部分。它們的目錄是：

勞山道士	續黃梁	青娥	成仙
辛十四娘	西湖主	畫皮	仇大娘
荷花三娘子	賈兒	白于玉	金生色
蓮香	老饕	彭海秋	阿寶
庚娘	仙人島	道士	宮夢弼
雲蘿公主	王者	田七郎	小翠
陳雲棲	向杲	夢狼	珊瑚
邵女	神女	席方平	素秋
馬介甫	雲翠仙	小謝	邢子儀
張鴻漸	嬌娥	霍女	呂無病

崔猛

王桂菴

寄生

錦瑟

胭脂

念秧（二則）

毛大福

瑞雲

考弊司

如果把這五十個段子都記錄下來，估計將有五百萬字到六百萬字之多。我們從一九五四年十月五日開始記錄，預計有十個月左右可以全部記完，但僅僅記錄了三個月零六天，陳士和就逝世了！他的許多精彩的份量較重的段子，像：「辛十四娘」、「崔猛」、「胭脂」等，都沒來得及「搶救」下來，這是我們最感到難過的事。

從一九五四年十月五日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八日，整整九十七天的工夫；在這九十七天當中，除去休息、例假、調整演出場所以外，我們實際工作只有兩個月左右。在這兩個月過程中，每晚七點半到九點鐘，由陳士和表演講述，白天就翻出速記草稿。結果才記錄下十二個完整的段子和「崔猛」的四分之一，共計一百二十萬字左右。這十二個段子是：

王者

續黃梁

瑞雲

雲翠仙

畫皮

席方平

向杲

小翠

勞山道士

考弊司

阿寶

毛大福

另外，陳士和在參加第二屆全國文代大會的時候，曾在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錄過一段「夢狼」。這樣算來，陳士和的遺作就有十三個完整的和一個不完整的段子，被我們保留下來了。

這一部分口頭創作遺產，由於陳士和的逝世就更加珍貴了。我們將以十分慎重的態度來進

行對它的整理和改寫工作。

我們整理評書「聊齋誌異」的原則是：

一、充分發揮與突出原作中的人民性。

二、刪除其中對人民有害的成分和煩冗部分。

三、仍保持口頭創作的藝術風格，使之成為既可以閱讀又可以講述的評書。

四、能小動的小動，能不動的不動。但需要更動的地方也必須加以更動。隨着我們政治、文化、藝術水平的不斷提高，使這部評書「聊齋誌異」也隨之不斷得到改進，逐漸臻於完善。

這部評書「聊齋誌異」在一段段整理編寫完成後，將陸續送交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們相信這部作品發表後，一定會獲得讀者們的喜愛，一定能成為口頭文學中有用的資料，也將可能成為評書演員的表演腳本。

未完成的「崔猛」和其他沒來得及記下來的精彩段子，如果有條件的話，我們想請陳士和幾位學生繼續完成它。

我們就以出版陳士和的作品，來追悼和紀念這位進步的評書家陳士和！

（本選集在陳士和先生講述和錄音過程中，承天津人民廣播電台、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單位協助，特此致謝。）

王 者

從前湖南有這麼一位巡撫[●]，這位巡撫大人他這份貪哪，那就不用提了。從他一做小官的時候就摟起，一直頂到他做了巡撫，這摟錢的手就沒住下；等到了湖南地面，做了巡撫了，哈！摟的錢哪，簡直數不清了，很多很多。

有這麼一年，應當到北京城交公款，額數是六十萬兩銀子；六十萬兩在那年月，就很可觀了。這位巡撫大人，把銀子核計好了，傳下話來，由打庫中把銀子倒騰出來，都把它上了銀鞘[●]，貼好了封條。等把銀子都準備好了，就要預備馬匹押解這六十萬銀子走。這官府中哪有那些個馬呀？這官就告訴當差的啦，讓他們去給「預備」馬匹。「預備」呀，就這麼一說，他傳話可傳的是「預備」，你琢磨這些當差的，真能從官府中，「預備」好了錢，派人出去僱馬嗎？嚇！那可邪了，沒那麼回事。一共是六十萬兩銀，得多少匹馬？乾脆，就叫抓官馬！哪地方有馬匹，抄過來就使。這就是「預備」馬匹。碰巧，你在街上遇見公差，那就算倒楣了，「過來！過來！」

● 巡撫——官名。滿清時一省行政長官，相當於省長職務。

● 銀鞘——古代運輸銀兩的器具。木製，圓柱體，直徑約三寸，長約三尺，兩端略細，中空，劈成兩片，中間盛放銀兩。

這馬跟着走吧！把東西抬到某某處，給官府去當當差！」你敢說不去？說我有甚麼事？不用是說一說呀，就稍微露出點不願意，那就不得了——三拳兩腳，連踢帶打，打完了怎麼辦哪？打完了還是得跟着去。這六十萬餉銀，用的馬匹可真不少啊！派公差滿市去抓馬，街上抓淨了，再上你家裏抓去。不單是牲口跟着去，人也得跟着去；你不跟着去是活該，不跟着去，牲口就算沒了。就這麼說呀，把民間這些馬匹，可讓他們抓了不少來。牲口多的多跟人，牲口少的跟人。馬呀，騾子，甚至大個的驢呀，全都給抓來了。草草一說，牲口預備齊了，够用的了。這才規定好：明日起身走。派了四名州佐——州佐就是委任官，親受巡撫大人的吩咐，押解餉銀，進京交納。這是四名州佐官。帶的官人呢：兵卒四十名。道遠不能儘走着，給這四十名兵卒的，準備了二十四匹馬，倒換着騎。四名州佐官，每人一匹馬，完全都準備齊了，就押解餉銀起身，進京交納去了。

在路上走了非止一日。走出來頂一半了罷。這天早晨，天可不大好，吃完早飯，他們催着牲口就走哇。馬匹有帶着鈴鐺的，有掛着鈴鐺的，叮叮噹噹的走着，拉開一大溜。估摸着天大約有一兩點鐘，天可越走越黑，接着雨點可就落下來了。手底下的公差們跟四名州佐說：「我說，老爺，天可不好，咱們找個地方休息休息吧！說話天可上來了。」四名州佐說的也好：「別嚷嚷，往下走一走吧！這會兒上哪兒去找避雨的地方呢？你看啊，除了樹木，就是樹木，哪兒找避雨的地方呢？往前趕趕得了！」這話未了，雨就下起來了。還算便宜，正趕上是在這六七月份——不是粗風跟暴雨，下的是刷子雨。可是下的也够緊哪，嘩、嘩、嘩、嘩……，雨一個勁兒往下下。

四位州佐吩咐大家站住：「站住！站住！」所有的人都站住，馬匹也不能走了。「別緊着往前走啦！雨越下越緊，這些銀鞘，讓雨全給淋了。咱們想法給蓋上點才好。」這個銀鞘還怕雨嗎？倒不是銀鞘怕雨，也不是裏頭的銀子怕雨。甚麼怕雨呀？外面貼的封條怕雨。雨往下一淋，封條往下一禿溜，全弄下去了。等到銀鞘到了北京，交代公事的時候，人家一瞧：「嗯？怎麼沒有封條了？」那就得把所有的銀鞘，全都打開看看。所以得蓋上點，不能叫雨給沖壞了。大夥商量：「怎麼蓋呢？」如果有雨具，那不就得了嗎？可是，這些人沒有一個帶着雨具的。這可怎麼辦哪？「那沒法子，公事要緊。諸位！沒別的，避點屈，把衣服脫下來蓋上吧！」這些人心裏這個罵呀！這個雨落在身上，冰涼冰涼的，恨不能多穿點才合適，不讓我們多穿衣服，還愣讓我們往下脫！遇見這事可有甚麼辦法？當差的又過來了：「您避點屈吧，您穿的衣服不是多嗎？您脫一件吧！」「您也脫一件吧！」大夥是敢怒不敢言哪！把衣服脫下來，給銀鞘搭上。搭得齊，搭不齊，那簡直不能說了。您想想，那怎麼能齊得了啊！

雨越下越緊，越下越緊，刷、刷、刷、刷、……一個個淋的精濕不拉的，順着腦袋往下流雨水。這幾位州佐，也沒有雨具，也得湊合着跟衆人一樣，冒雨而行。行來走去，天可就夠了時候了，雨可壓根沒住，總是這麼大，嘩、嘩、嘩、嘩，一個勁的下。這時候可又有人說話了：「我說老爺，天可够時候了，哪能老頂着雨走？找地方避避雨吧！」四位州佐說了：「別嚷嚷，別嚷嚷啦！」「遇見這事可有甚麼法？」「湊合着走吧，哪兒找地方去啊！」「哎！可得了，這下可好啦！」走在頭裏的那位州佐說話了：「你們看！頭裏好像是座廟，大家趕緊走幾步，到廟裏避避雨吧！」大家往遠處一瞧，可不是一座廟嗎！趕緊上前一催牲口，叮鈴噹唧……一陣

響亮，直奔廟裏來了。來到廟的跟前，把馬匹完全站住；四名州佐老爺到前邊一瞧，倒是一個廟——一座破爛的舊廟。這邊也坍塌了，那邊也倒壞了，從外邊一瞧，全破爛不堪了。「行啊！別管破不破，反正能避雨，就比露天地裏強啊！大夥等等，我們先進去看看去！」說話，有兩名州佐就進廟裏瞧去了。進廟沒多大工夫，二位就出來了。外邊的兩位州佐就問：

「怎麼樣？廟裏頭的住持●是和尙，是老道？」

「不管他是和尙，是老道，怎麼着也得讓咱們避雨呀！他們怎麼說來着？他不得積點功德嗎？」

出來的兩位州佐說了：「哈哈！那當然是啦，功德是得功德，可是咱們乾脆不用費這事了，這裏邊也沒和尙，也沒老道！」

「怎麼，是尼姑？」

「嚇！瞧你想到哪兒去了！外邊破爛，裏邊還是破爛。裏邊一個人也沒有，是一個破爛的空廟。」

「得，那就更省事了，咱們可以隨便進去歇着啦！」四位州佐趕忙招呼衆人：「來吧，來吧！把牲口趕到廟裏來！」所有這些人往裏一轟牲口，不大會兒，叮叮噹噹，叮叮噹噹，把牲口趕進來了。過了頭層殿，來到了二層殿，這裏稍微比頭裏整齊點；可也有好些地方，滴滴答答的漏水。兩旁邊有廊簷，廊簷下倒可以避避雨。「諸位！」州佐說，「把牲口扶住了，把銀

鞘撥下來，全都碼在殿上，攔在一塊兒。來，來，來，快往下搭！」人多幹活快，不大功夫，就把銀鞘整整齊齊的碼在殿上了。然後這才把牲口，完全安置在兩旁。州佐又說了：「諸位，有帶着乾糧的，咱們大夥分着吃，給牲口帶着料的，大夥分着用，那就說不得是你的還是我的啦，咱們就湊合着吧！誰讓這是官家的事哪！明天過了村也罷，鎮也罷，雨一住就好了。大家避點屈吧！」大家找不漏的地方，有蹲下的，有站着找地方的，有坐着的，牲口也湊合着全吃上料了。

這四名州佐，不是吩咐把餉銀碼好了嗎，又把四十名官兵叫過來，讓他們臉朝裏的一半，臉朝外的一半，脊背對脊背的圍着銀鞘，坐成個大圓圈。然後說：「你們大家聽着！咱們分兩班睡，臉朝裏的二十人先別睡覺，儘着臉朝外的二十位，讓他們先睡。諸位，這可不是躺着睡啦！是兩個人一靠，往後一倚，倚在後邊人身上，自己閉上眼，忍這麼一覺就得了。臉朝外的二十位等到半夜，約摸到三更天，打一盹，就該臉朝裏的睡了。臉朝外的二十人，再睜眼盯到天亮。」說好了，四十名官兵，在銀鞘外面坐一個圈，脊梁對脊梁的靠好了。裏邊的馬夫，你枕着我的腿，我枕着你的腿，都挺累的，大夥也都睡了。所有的牲口都在嚼着草。

這四名州佐能直眉瞪眼的愣一夜嗎？他們也商量好，一半一班，兩人盯前夜，兩人盯後夜。盯前夜的，可以來回繞個彎值更；盯後夜的，讓他們找個地方先忍會兒。誰看後夜呢？四個人一商量：「有我，有你。」「咱們先找點甚麼吃的去！」這兩位就找地方忍了。站前夜的兩位，就遛達着走着，這邊站會兒，那邊繞個彎，走着走着，可就有些累了，兩位可就找了個地方：「噯，先坐會兒歇歇腿」。這一歇可不要緊哪！這時，外邊的雨是始終不住，劈哩啪啦的

下着。這兩個人免不了也就睏了，一睏一低頭，跟着可也就睡着了。一睡就是天光亮啊！這兩位睡到天亮覺着身上冷了，一冷一機伶就醒了：

「唉！這是怎麼說的哪！這多耽誤事！咱們快把看後夜的叫起來吧！他們怎麼也睡的這麼死啊！也不醒醒。」

「喂！醒醒！你們倒是看後夜——喲！……」這下子這麼一嚷嚷，看後夜的兩位州佐，噌的一下子就把眼睛睜開，跟着就站起來了：「哽哽！怎麼回事？」「別價，別價，我的媽呀！……可了不得嘍！你看！你看看！……咱們的餉銀呢？」用手向當中一指，六十萬餉銀，踪跡皆無。

六十萬哪！這麼一大堆餉銀銀鞘，堆起來有多少哇！兩層人坐着，放在中間，愣會沒有了？大家睜開眼一看，「嚇！這可奇怪了。」他們這一嚷嚷不要緊，旁邊這些位都嚇醒了。嚇醒了之後，這通亂哪，可比剛才還厲害。怎麼比剛才還厲害哪？是來馱餉銀的牲口，一個也沒有了——所有的馬匹，踪跡皆無！

「哎！老爺！這馬怎麼全沒了？」

「老爺！我可是三匹馬呀！」

「別嚷嚷！別亂，別亂，別亂啦！甚麼三匹？你是六匹不也沒了嗎？」

「這太奇怪啦，怎麼沒的呢？你說，他把餉銀弄走了，就算咱沒聽見，這還可以。可這牲口呢，這牲口有一多半，全都戴着響鈴，他們怎麼把響鈴摘下來，會沒點動靜？是他們捂着響鈴來着，愣沒聲音？」

大家說：「咱們瞧瞧吧，瞧瞧怎麼弄走的。」稀哩胡嚕大家全站起來，從大殿下來，這時雨也不下了，前面看看，後面看看，左右兩旁看看，唉！真摸不清是從哪兒走的。

有一位馱夫就說啦：

「老爺，老爺，你這一着急呀，免不了心裏就糊塗了，我倒琢磨出來，這餉銀和牲口，是怎麼走的。」

「嘿，也可能有這麼一說，你說說，我們聽聽，這牲口是怎麼走的？」

「要不然怎麼沒聽見牲口挪動的聲音？也沒聽見搬動銀鞘的聲音？不言而喻啊，這一定是扛着銀子，挾着馬，從上邊走的。」

「去，去，那邊去！你是想說甚麼就說甚麼！」

「你別理他，別理他！這是半瘋。」

「幹嘛是半瘋？這是拿咱們開心。人家着這麼大的急，你還拿我們開心哪！」

「得了，別理他了，咱們到廟門口去瞧一瞧，瞧瞧偷銀子的，全是從哪邊來的。也可能瞧得出來，他們帶着這些銀鞘跟牲口，是從哪兒走的！」

「那怎麼能瞧得出來？」

「瞎！您真是急糊塗了。昨天雨下的這麼緊，這又不是大城鎮，人多車馬多，歸裏包堆就是咱們這幫人，雨下的那麼大，還不會留下咱們 footprint 嗎？看看咱們的脚步，大家怎麼進的廟，再瞧瞧，是怎麼出的廟。有人出廟，別管是牲口吧，別管是銀鞘吧，他們別管是怎麼拿着吧，他不得走出來嗎？咱們看看這脚步，就可以瞧出來了。」

「對！對！這倒是有理！」於是大家趕緊出來，稀哩胡嚕來到廟外一瞧。嚇！奇怪呀，奇怪！怎麼呢？不用說往外找人了，就是多少個人從這走了，可也沒法瞧的出來——沒有一點痕跡。完完全全是進廟的這些脚印，沒有一個往外走的脚印。唉呀！大家這份着急呀，可就不用提了。這些馱夫，可也有真着急的，也有假着急的。真着急的是那些帶着兩三個牲口的主。不着急的是真正不着急啦，不但不着急，還跟旁邊的人打攪：

「大哥，您丟了是兩個吧？」

「啊，是兩個呀，還全都是……」

「唉，好壞那就不用提了，反正是沒了，甭着那份瞎急。這不是一大片人嗎？獨單咱們着甚麼急呀？着急也沒用了。我跟您這麼說得了，我才不着那個急呢。我就不着急，我就跟着那隻一個……嘿嘿——」

「你樂什麼？」

「不瞞您說，我就跟一個驢來的，還告訴您，我這個驢是一隻眼，外帶着頭裏這條腿還不管使。我賣了會子，人家才給我一吊錢，我就沒賣。誰想跟着就把我抓來了。這會餉銀跟牲口全沒了；愛怎麼着，就怎麼着吧，我才不着急哪！」

「你別揀這現成的說啦！回頭叫人聽見，叫幾位老爺不願意。」

「這有甚麼不願意？死乞白賴，東西也是丟了，別管值多少錢吧，我的驢不也沒了？」

「唉！沒法子。遇到這個事，你有甚麼主意？乾脆，咱們回去得了！」